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基字02260122号







161011









歐陽文忠公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

卷十一

經序



卷末為長許

男辰編

袁良怡校



讀書堂綵衣全集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葛長祚輯

袁良怡校

男宸黼編

卷十一

經序 一十五首



周易義序





周易義序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則易經爲憂患之書也人僅以揲筮求之而易道衰矣庖羲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內出雲也殷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收藏也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取交易變易之義也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易之道始備第伏羲畫卦是爲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



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其義取諸變易其氣也  
不易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其書有彖有  
爻有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  
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是  
故襍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觀其彖辭  
則思過半矣爻者何也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  
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觀變動者  
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順逆者存乎承乘剛  
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始終各存其會避險尚遠  
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暗豐尚光  
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道不可過也犯時



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如紂各存其會過險尚遠  
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暗豐尚光

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道不可過也犯時  
之患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觀爻思變變  
斯盡矣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  
若象盡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  
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言可忘也  
義苟在健何必於馬類苟在順何必於牛互體不  
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  
彌甚忘象以求其義義斯見矣卦爻彖辭之義備  
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卦雖不同同者



奇偶爻雖不同同者九六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嘗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嘗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其得之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



自一而十之數法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  
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之說劉

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  
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  
而巽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  
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  
明驗也蔡元定兩考之仍其舊河圖固以畫卦亦  
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程伊  
川見兔謂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乃知聖人胸  
中自有全經固不在乎紛紛點畫之間也盈天地  
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  
如此程子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邵子謂畫前有



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靠圖書神龜龍馬動地驚天遂深求隱僻且託之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者哉作易者其於中古乎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則易誠憂患之書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用是自強不息居安則思危不待於危也未亂則圖治不待於亂也剛不可過也柔亦不可過也貴得中而以正上下宜交修也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識平陂往復之機得進退存亡之道僅僅免於厲一而寡於過其憂患不亦深哉崔文敏曰易舍文而從畫治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



窮盈虛消息之故。謂平陂往復之機。得進退存亡之道。僅僅免於厲。而寡於過。其憂患不亦深哉。崔文敏曰。易舍文而從畫。治外道而行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秦火之時。易獨以卜筮不廢。迨漢之言易。則分爲三家。始於田何。以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雜爲十二篇。再則焦延壽。其言皆述陰陽災異之旨。不類聖人之經。而東郡京房受之。著易傳四卷。爲京氏學。又則費直。其說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而鄭康成王弼等皆傳之。漢以來言易者。多主象數。惟弼主理。略數。天下宗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



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他若衛  
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尤爲僭妄而畔易宋  
周敦頤著太極圖說邵康節剖先天之數程子作  
易傳朱子作本義而理與象數乃明凶悔吝居三  
而吉止一則甚矣易誠憂患之書也

尚書義序

尚書性命之書也人且曰書以道敘事不亦淺哉



尚書義序

尚書性命之書也人但曰書以道政事不亦淺哉  
易雖古於書然庖羲有畫而無文文之自周始孔  
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刪自陶唐下迄於周千餘年間聖  
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  
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八篇始自唐虞者以其  
運文明而治化隆也時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  
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  
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



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  
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  
矣若夫中道揭自帝堯人心道心有別惟微惟危  
有岐精之一之而後可言允執也則是後世中之  
之說一之之旨已肇於中天矣至於明德新民之  
要修齊平治之目堯典已昭若夫主善協一恒性  
降衷義制禮制曰誠曰仁曰欽曰敬皆性學微言  
也上古之世無學之名有學之事中古以來有學  
之事兼有學之名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知行之端已啟博約之義已昭千古道法由



也上古之世無學之名有學之事中古以來有學  
之事兼有學之名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知行之端已啟博約之義已昭千古道法由  
尚書而開千古性學於尚書而宗繼往開來之統  
自尚書而始吾故曰尚書性命之書也以言乎政  
治則洪範其經世之綱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  
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百官則有周官之  
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又一經而全  
六籍之義一中九疇畫象之精也賡歌颺言風雅  
之祖也四代升降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經曲之  
奧也凡經紀天地原本庶物建侯封屏則壤成賦  
命將出師車攻步伐愆飭頑民靡不委曲詳悉是



以讀尚書者不可不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  
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多臣戒君禹稷戒君儆於未  
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之如太甲  
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湯  
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  
武王伐紂則有泰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  
紂惡不白已心弗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  
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  
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遂可  
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  
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  
用力可其根也堯以大物受舜舜以大物受禹此



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遂可  
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  
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  
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  
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於耿而遷  
國顧安利萬民耳而臣民謹諱至勤三篇訓諭而  
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殷民自大誥以後  
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  
子更三紀之久乃幸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  
甚暇而甚勞也世變有汗隆風俗有厚薄固應如  
此至於訓誥多艱澀之辭而誓命多平易者蓋訓  
誥多方言古語故難知誓命則史官所撰彙括潤



澤粗有體制故曉暢也奈遭秦火百篇亡缺賴濟  
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而傳之歐陽大小夏侯  
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定爲五十八篇而奏  
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爲之傳註者在漢則伏生劉  
向之輩在隋唐則費昶劉焯之徒至宋王安石傷  
於鑿蘇軾傷於略林之奇傷於繁呂祖謙傷於巧  
得朱子屬九峰蔡氏而書傳乃有所歸

詩經義序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卽正



詩經義序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卽正也故詩之爲經正人心之書也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興觀群怨於是焉備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教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古詩本三千餘篇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



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  
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考其大旨蓋憫平  
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有大勲勞  
則以風爲頌治國先治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  
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子讀詩及  
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  
盛也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古人  
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  
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於雞鳴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周公之所  
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鹿  
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



於雞鳴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周公之所  
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鹿  
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  
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古之剛王所  
以敬諸侯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  
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  
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理  
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  
基墜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詩有三經風雅頌也



有三緯賦比興也有六義合經緯也有四始則關  
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  
清廟爲頌之始也風者各因民俗之歌謠太史陳  
之於王而頌之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  
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頌者  
形容德功而薦之於廟也賦者直敘其事興者托  
物起詠比者引物比例關雎爲詩之首以王化始  
於閨門也殷武爲詩之終以成功告廟也周南者  
周家之化及於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  
敷化而及南方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  
於列國也魯亦有頌者成王賜魯重祭亦得告成  
於周公之廟也要其詞不出於美善刺惡總其教



周家之化及於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  
敷化而及南方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  
於列國也魯亦有頌者成王賜魯重祭亦得告成  
於周公之廟也要其詞不出於美善刺惡總其教  
不出於溫柔敦厚蔽其義不出於思無邪之一言  
也故曰正人心之書也此其義莫詳於朱子之序  
詩曰詩何爲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  
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  
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



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寢以陵夷至於東遷遂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學



其紛亂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者其得失善惡者卽  
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  
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學  
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  
旨而正人心之大端也漢之說詩者分爲四家魯  
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  
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公  
而顯於鄭康成嗣後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殊絕  
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辭至朱傳出而其說  
始定焉



禮記義序

卷之九

十一



禮記義序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聖人所以治天



禮記義序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是故仁人享帝孝子享親園丘泰壇烝嘗禴祀非禮不行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之別朋友之信非禮不立朝會宴享鷺序鴛班車書會同采章黼黻非禮不肅執玉執醕主賓獻酬擎曲跪拜升降進退非禮不恭以及頒朝涖政禮乃彰也軍旅戰陣禮乃克也冠婚喪祭禮乃敬也尊卑貴賤禮乃定也若夫綱常名教輔相裁成上極於天下極於地



中極於人上而千古下而萬年一步一趨一事一物一言一動使非禮焉則三綱不立九伐不張萬物相戕相殺矣安能維持不敝長治久安乎天地之位位此者也萬物之育育此者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吾性中自有天然節制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卽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也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率性也仁者善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三千三百括此者也毋不敬約此者也取之吾心而無不足充之四端而無不備極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不全謂性卽禮禮卽性可也猶之孔門言仁孟子言

二兼言義後需言良知亦無不可也以其範圍



也毋不敬約此者也取之吾心而無不足充之四  
端而無不備極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不  
全謂性卽禮禮卽性可也猶之孔門言仁孟子言  
仁兼言義後儒言良知亦無不可也以其範圍不  
過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則儀禮乃其本經而  
禮記其義疏也漢時真偽雜出共二百四十一篇  
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而  
取月令鬲堂三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澧  
之集說也於曲記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  
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  
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營  
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  
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  
子貴賤之義於內則見合道則從不從則去之義  
於玉藻見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見  
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  
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  
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孔子閒  
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  
以坊德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  
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  
投壺見揖讓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鄉



以坊德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讓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於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要之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人之性必有所發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通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或謂禮記一書是非襍亂其精粹者惟大學中庸而已其次坊記也自曲禮少儀樂記



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  
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  
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  
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  
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  
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  
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  
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朔也而季秋爲來歲  
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  
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  
明堂位一篇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  
制可歎孟子以爲魯僉僉三百里月堂謂之三百里書



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  
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  
明堂位一篇乃謂曾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  
制何歟孟子以爲魯儉於百里明堂謂七百里書  
以爲唐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  
五十夏后官百矣經違古如此故程頤曰禮記襍  
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餘緒及格言甚多如學  
記樂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  
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  
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  
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  
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



讀書堂  
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  
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  
下六句漢儒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  
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  
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  
則附以冠義以至燕聘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  
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二禮托勉  
齋成之而後禮經全也

春秋義序

春秋以天道王去新天下之事則印春秋者上名



春秋義序

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則知春秋者正名  
定分之書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也又端  
本澄源之書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總  
之爲盡性之書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明於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誅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必陷篡弒之罪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衰撥亂世而反之正文成  
數萬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而不



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彼四國此春秋之所以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故孟子謂其無義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加乎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葬削之也晉侯召王而曰狩以示防也甯殖出君而曰衛侯出奔以戒君也仲子而曰惠公仲子成風而曰僖公成風嚴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衛絜而曰衛儀之兄絜明兄弟也陽貨陪臣而曰盜吳楚僭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定長幼也晉書申生許書子止重



衛儀之兄縶剛兄弟也陽貨陪臣而曰盜步爽傳  
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  
書鄭而忽書鄭定長幼也晉書申生許書子止重  
父子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小傳稱隱爲  
攝而書以公則非攝也傳稱止不嘗藥而書以弑  
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里克  
之罪也夷臯之弑歸獄於趙穿而書盾究盾之情  
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弑穀賊之名也  
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  
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  
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  
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己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成己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也至若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事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也然則春秋之因事而後書之豈容一毫



紀信裂繯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請禮公于木因  
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樂壓得書城杞大役  
也故高止得書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  
人以見事也然則春秋之因事而褒貶豈容一毫  
私意於其間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  
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  
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  
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有意故曰春秋盡性之書  
也又當君弱臣強之時有爲而作故謂之名分之  
書且其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  
之事興典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  
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



繩皆在此書則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以爲載  
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假之魯  
史以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  
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其大要則皆天子之  
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知孔子者謂其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孔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  
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  
也安可曰孔子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  
大權而行其是非賞罰哉後世三傳之作黨同伐  
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  
士貢則爲之集解焉公羊辨而裁其失也谷明乎



也安可曰孔子無其位而言二百四十年而  
大權而行其是非賞罰哉後世三傳之作黨同伐  
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  
杜預則爲之集解焉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毋  
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爲之註焉穀梁清而  
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爲之  
集解焉至啖助趙匡有纂例辨疑之著陸希聲韋  
長微有通例統例之編迨程氏胡氏之傳作而聖  
人作經之意見并盡性之意亦見矣



論語義序

卷之

三



論語義序

夫古今人亟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



論語義序

夫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  
以治安恃有吾道以維持不墜也上古之時立我  
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隱然於  
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遵  
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渾然於彝倫攸敘之內故  
在上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  
盛初未有講論之繁也自周轍旣東皇極之主弗  
作而吾道之脉以微天生素王以開萬世道學之  
統繼以多賢相爲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



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人物  
之倫幾亂而復敘奈孔子有皇極之德無皇極之  
位所以有論語二十篇之傳也吾讀其篇而擬似  
之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爲書卿大夫及閭巷之  
民爲詩周公爲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爲大易孔子  
因魯史爲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溫書之言  
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  
秋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  
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四時之氣者乎且  
也於時習見自強不息之義焉於不愠見逐世無  
悶之學焉於孝弟見百行之原焉於謹言見自主  
之當復焉於真行見責躬之宜備焉於勿憚改見



不包盜然貫通無所不備殆備四時之氣者乎且  
也於時習見自強不息之義焉於不愠見遜世無  
悶之學焉於孝弟見百行之原焉於謹言見自主  
之當復焉於慎行見責躬之宜備焉於勿憚改見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焉於博文約禮見進道  
之確有可持循焉夫如是而後可言仁矣於克己  
見不遠之復焉於復禮見中心之安仁焉於修己  
之敬見帝堯之欽德焉於忠恕見由己及人之推  
焉夫如是而後可言一貫矣於呼參見堯以命舜  
舜以命禹之傳焉於呼賜見多學多識之非焉於  
見賓承祭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學焉於南面  
見行簡之必本於居敬焉夫如是而後可言樂矣



於曲肱飲水見聖人之樂其天焉於簞瓢陋巷見  
賢人之能樂其樂焉於春風沂水見狂士之有契  
於聖道焉於時行物生見鳶魚之飛躍焉於用行  
舍藏見樂行憂違之道焉於鄉黨見聖人之一言  
一動一衣一食從容中道焉於堯咨見堯舜禹湯  
武王開代之君或禪或征皆本允執之中爲曆數  
之歸焉至於讀魏煥之章知堯典之所謂光被也  
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章知古聖有人君之度  
也讀泰伯二南十亂八士之章知周之所以興也  
讀問禘之章知先王享帝立廟之義也讀爲邦之  
章知四代禮樂爲萬世人君之取則也讀誰毀誰  
譽之章知三代直道之公也讀先進之章知周末



也讀秦伯二南十國八士之章知周之所以興也  
讀問禘之章知先王享帝立廟之義也讀爲邦之  
章知四代禮樂爲萬世人君之取則也讀誰毀誰  
譽之章知三代直道之公也讀先進之章知周末  
之文勝也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於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見之王降而霸於齊桓晉文見之魯宗國也  
孱弱不振於政在大夫見之禮樂不可僭用也於  
八佾見之陪臣不可專恣也於顓臾見之伶官去  
國避亂也於適齊適楚見之春秋之間何隱者之  
多也於荷蕢耦耕見之道之不行轍環屢困於陳  
蔡於匡見之由是歸魯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  
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以



詔後世於述而不作見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生孔子將以開斯世斯民之聾瞶也於木鐸見之意必固我之兼忘仕止久速之無定時哉時哉與之偕行於篇終見之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劉向言魯論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位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康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春秋孔墨並稱莫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無遺蘊天下宗之



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者利  
孔墨並稱莫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無  
遺蘊天下宗之





讀書序

西



大學義序

大學之書該天德王道之全備全體大用之要為



大學義序

大學之書該天德王道之全備全體大用之要爲  
內聖外王之書也其原則明德其功則明且明不  
獨明卽及新民而其要則歸於至善握之則在修  
身先之則正心誠意定靜安慮知止得止之驗也  
格致誠正修以內之事也齊治平修以外之事也  
而其關則分於誠不誠嚴之至於十目十手之指  
視擬之同於惡臭好色之好惡誠則自慊不誠則  
自欺究至不可欺而肺肝如見雖欲不謹獨其可  
哉能謹獨矣心廣卽心正也體胖卽身修也故釋



正心無多功但言心不在身有所可也釋修身無  
殊指但言之其所言好惡辟可也一提醒而卽是  
也釋齊家亦無多事孝弟慈而其理已具興仁興  
讓而其道已全也至於平天下則有大道焉亦於  
誠不誠乎分之誠者卽老老長長恤孤之君子也  
好民好惡民惡之父母也慎乎德而人土財用因  
之之仁人也必仁親也必忠信也生財必有道也  
其爲相臣必休休有容也此誠而自慊之所得天  
人交應上下前後左右之無不協也不誠者孝弟  
未必能興也好惡未必能同也必外本而內末也  
必驕泰也必悖入悖出也其爲相臣必媚疾以惡  
也實不能容也察雞豚也必聚斂也此不誠而自



人交應上下前後左右之無不悌也又言不  
未必能興也好惡未必能同也必外本而內末也  
必驕泰也必悖入悖出也其爲相臣必媚疾以惡  
也實不能容也察雞豚也必聚斂也此不誠而自  
欺之所失至於蓄害並至好仁好義之弗講爲疾  
用舒之弗知也至於篇終於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尤三致意焉於聚斂之臣若有所深惡而痛疾焉  
比於盜臣比於小人此小人者卽見君子而厭然  
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人也掩之著之之術雖工  
究竟爲如見肺肝之人卽得柄亦爲妨賢病國之  
人察雞豚同於盜之人耳亦何益哉桑弘羊之於  
漢王安石之於宋可鑒已吾尤愛釋止至善之章



始詠商頌玄鳥之篇也再詠小雅緝蠻之篇也三  
詠文王之篇也四詠衛風淇澳之篇也五詠周頌  
烈文之篇也止至善之義仁敬孝慈之理切磋琢  
磨之功親賢樂利之遺盛德至善之大詠歎淫佚  
意味何其深長也若夫釋齊治之章於桃夭而詠  
宜家之可以教國也於蓼蕭而詠宜兄弟之并可  
教國也於鳴鳩而詠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  
也凡理有直言之不著則貴委曲而形容之片語  
弗明則不妨連類而引伸之短言之不足則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則咨嗟詠歎而載歌之此之二篇  
并中庸天載之篇流連不已之情一唱三歎之妙

六篇中未之見也學者於此而吾里焉則里出矣



非明則不效連類而引伸之知言之不足則咨嗟詠歎而載歌之此之二篇  
之長言之不足則咨嗟詠歎而載歌之此之二篇  
并中庸天載之篇流連不已之情一唱三歎之妙  
六籍中未之見也學者於此而悟理焉則理出矣  
法此而立言焉則言善矣此明德新民之旨該天  
德王道之全也





中庸義序

皇降之初有性理焉有實理焉誠是也非誠自誠



中庸義序

皇降之初有性理焉有實理焉誠是也非誠自誠而性自性也誠卽性也尊德性之說也學問之中有獨體焉有闇體焉非闇自闇而獨自獨也闇卽獨也道問學之說也性中有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又有尊賢之義等殺之禮非仁知自爲仁知禮義自爲禮義也合之皆性也誠中有肫肫之仁淵淵之淵浩浩之天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不顯之恭非肫肫淵淵浩浩自爲其仁其淵其天敬信恭自爲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不顯之恭總之皆誠也卽



皆性也獨體中有所謂不覩焉不聞焉曰隱曰微  
焉闇體中有所謂無聲焉無臭焉又有所謂視之  
不見焉聽之不聞焉非聲臭自爲聲臭隱微自爲  
隱微也要之皆闇體也又卽獨體也吾於首章而  
解釋之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酬酢者喜怒哀樂  
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  
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不和者不能率  
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  
人所以不能率天地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  
自私自利所以奪天命之權者在不覩不聞之地  
也獨體也又卽闇體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  
愚傲也君子之必真者知其見顯也真之者去其



人所以不能率天地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  
自私自利所以奪天命之權者在不覩不聞之地  
也獨體也又卽闇體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  
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  
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  
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  
旣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以爲千變萬化之  
根原不乖戾故可以爲六通四關之作用也所以  
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爲一氣以位以育也吾  
再於末章而由繹之詠尚絅之什而悟闇然之章  
焉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  
美在其中也此爲己之學也未已也吾詠小雅正



月之什言闇體也卽獨體也君子內省之功用之  
於人所不見之地卽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此慎  
獨之事也未已也吾詠大雅抑之什猶獨體也相  
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不待言動而敬信恒存此  
其爲己之功益加密也未已也詠商頌烈祖之什  
知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  
人自化之此言乎其效也未已也詠周頌烈文之  
什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諸侯法之篤恭而天下平  
猶之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聖人至德淵微  
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未已也吾詠大雅皇矣  
之什欲以明不顯之意猶有聲色者存也未已也  
吾詠蒸民之什德輶如毛似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猶之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止聖人至德淑德  
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未已也吾詠大雅皇矣  
之什欲以明不顯之意猶有聲色者存也未已也  
吾詠蒸民之什德輶如毛似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矣如毛猶可比擬也未已也不若文王之詩言天  
載卽天命也聲臭俱泯不顯篤恭其至也夫此言  
闇體也實言獨體也言篤恭言敬信言誠也卽言  
性也要之皆庸德也庸言也德與言之所以庸者  
其道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宗廟  
禘嘗喪祭之義與夫富貴貧賤之別尊富享保之  
榮室家妻孥和樂且耽之細及修身事親治天下  
國家之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禮儀威



儀三千三百之大凡云爾若夫大舜文王武王周公顏子子路中庸之人也大孝達孝擇善問強中庸之事也議禮制度考文有德有位者之制作也世道世法世則善而且尊者之令譽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仲尼大德之敦化也大經大本化育至誠達天德之能事也今夫天日月星辰何其善繪天也今夫地華嶽河海何其善繪地也今夫山草木禽獸何其善繪山也今夫水龜鼉蛟龍何其善繪水也鳶飛魚躍又何其善繪禽魚也猶之無聲無臭善繪闇視不見聽不聞善繪鬼神不睹不聞善繪獨也篇末言天載卽篇首言天命非窮高而亟遠也行遠自邇聖高自卑其要不外於真蜀文



繪水也意非魚躍又何其言終會魚也  
無臭善繪闇視不見聽不聞善繪鬼神不睹不聞  
善繪獨也篇末言天載卽篇首言天命非窮高而  
極遠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要不外於慎獨故  
曰中庸也



詩書堂



孟子義序

群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群聖之流而光大之集其



孟子義序

群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群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並作衍儀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橫議於下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秦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對正孤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群疑其辭精而瞻其旨淵而通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得不泯滅



漢興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公卿  
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遊學之路由  
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  
一篇西京趙岐註焉至唐又有陸善繼註七卷迨  
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爲匡  
王正霸施仁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爲講學明道盡  
性存誠之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  
息平旦幾希至旦晝而梏亡養則長失則消操舍  
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  
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行  
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卽性也可識不動心  
之原矣則惡羞惡辭讓是作爲二義豐習之四端



出入惟視乎心可謂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  
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行  
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卽性也可識不動心  
之原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  
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之及也驗之於納交要譽  
惡聲而知其必然示之以擴充而火然泉達四海  
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  
心知性知天前人偶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  
也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  
則樂強恕以求則仁萬物皆備之量於此又可識  
已此皆千古精奧之微言性理之真功入道之樞  
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公所爲續聖脉



明聖道表章六經以詔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  
固理學之宗也寧僅井田之論庠序學校之設分  
田制祿行徹行助之美意良法陳王道而極過化  
存神上下同流之用哉又寧僅居廣居立正位行  
大道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至大至剛之  
氣浩然塞兩間而驕世主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  
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讀書之法  
也論性則枯菴可湍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義  
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可牖上之  
履亦可也言事理則西子可子都可魚可能掌可



也論性則栝栳可湍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事  
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可牖上之  
履亦可也言事理則西子可子都可魚可能掌可  
奕秋無不可也此千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  
得其緒餘其編卽以名世也啓時君則鴻雁麋鹿  
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所  
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  
可之論取之左右逢源此爲後世奏議進言者之  
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沙鼂錯知之不及害陸宣  
公知之不簿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辭閑先聖之  
道與禹平水土周公驅虎豹犀象文謨武烈及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功顧不偉歟若夫篇



末溯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  
聖近聖自任豈虛語哉

孝經義序

六籍之外有孝經孝經者孔子之所也孔子



孝經義序

六籍之外有孝經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孔子云欲觀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故因其問而答之爲說十八章以廣明孝道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子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堯舜之盛業禹湯文武之休風也然後知天子之孝不僅在視膳問安之間也諸侯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貴制節謹度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畢公康叔之



敬典文侯衛武之法守也然後知諸侯之孝不僅  
在趨立跪拜承顏進僕御之常也卿大夫得人之  
歡心以事其親故法言法服法行以期無怨無過  
而守其宗廟此臯夔稷契之令聞伊尹周公之欽  
式也然後知卿大夫之孝不僅在愉色婉容之際  
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守其  
祭祀而保其祿位此賢人君子之懿則良有司者  
之宅衷也然後知士之孝不僅在溫清定省之常  
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仁人孝子之用心龐古  
遺民之淳俗也然後知庶人之孝不僅在藝黍稷  
牽車牛遠服賈之勤劬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事兄弟文質丁多公長君家文台丁多公宮且



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仁人孝子之用心庸古  
遺民之淳俗也然後知庶人之孝不僅在藝黍稷  
牽車牛遠服賈之勤劬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俾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政令行而德教成矣昔者  
大舜五十而慕蒸蒸乂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  
天下化之尊富享保而天祿及之自天申之大孝  
之徵也武王周公達孝孔子稱其善繼志善述事  
至於嚴父配天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天明事地  
察也孝以之道則國治孝以之德則國安孝以之  
仁則國和孝以之聖則國平孝以之義則國成孝  
以之禮則國定也皆達孝之徵也崇伯子之顧養



穎封人之錫類申生之恭至今稱之閔子騫之孝孔子稱之曰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曾子之孝守其身以事其親養志也非養口體也其他見於經傳者不概見然則無稱者即可謂之不孝乎夫孝庸德也本乎天性而非有異人之行也忠者臣之誼孝者子之誼事皆分內極其平常而非有高遠之驚也故弗稱者衆也夫孝爲庸德而又曰大德何哉庸德者父慈子孝人倫日用之常也大德者親有不慈子以孝顯家庭人倫之變也夫爲臣而以忠名人臣之不幸非國家之所樂有也爲子而以孝名人子之不幸非家庭之善事也爲人子者孰不願承歡膝下覩於無形德於無聲親有慈



者親有不慈子以孝顯家庭人倫之變也夫爲目  
而以忠名人臣之不幸非國家之所樂有也爲子  
而以孝名人子之不幸非家庭之善事也爲人子  
者孰不願承歡膝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親有慈  
行子無孝稱盡居室之常世箕裘之業不見異也  
奈物理難齊遭逢不偶至常之中至變生焉所以  
感風雷者在此動天地者在此人子安敢以感且  
動者重傷厥考之心寧可隱忍委曲以求全其至  
常至順之事子不願有孝名親亦不必以慈著相  
安相忘於服勞奉養之中而不能人曰某某孝子  
也某聖德大孝也其名愈美愈傷孝子之心而並  
傷厥考之心不幸之大也比于剖心箕子爲奴忠



矣不幸也此大舜閔子申生痛哭流涕而未有已者也孝經中止言其常不言其變一嘖一笑一指一撝一起一立叩之內心而盎然自足驗之人倫世故而觸處淋漓叩之千百世以前千百世以後四海以外四海以內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與物而天良符合不差毫黍者也經之謂也茲編雖不載於六籍而廓然與六籍同功上舍是無以令下舍是無以學家無異教國不殊俗而世以治平用此道也自咸陽一炬並爲煨燼幸河間顏芝所藏始傳之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耳



治平用此道也自咸陽一州直爲煇煇至元開  
芝所藏始傳之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  
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  
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  
梁博士皇侃義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  
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集議是以劉子佐辨鄭註  
有十七繆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  
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  
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  
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仍自爲八分御札勒於石  
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周子太極圖義序

夫聖經告博千岐萬蔽吾道高深如天如淵蓋未



周子太極圖義序

夫聖經浩博千岐萬轍吾道高深如天如淵蓋未  
易涉其流而窺其涯也粵自魯鄒教息漢唐諸儒  
僅求之文字訓詁之末或溺於卑近或驚於高遠  
或襍於異端而道統之失其傳者久矣濂溪出而  
後學者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  
以正異端似是之非乃自人心陷溺之後小人悖  
道至違禽獸不遠而溯及於生天生地生人物之  
始見聖人繼天立極之至君子修道合天之功圖  
爲太極圖且著其說夫易有太極孔子一言已盡



茂叔恐人認爲有形之物乃加以無極二字固知  
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一太  
極也無極而太極是周子贊太極之辭非太極之  
外又有一無極也蓋太極理也中正仁義是也周  
子曰無欲故靜可知靜在無欲無欲故一毫染不  
得動不得斯能主靜能立人極而大要則在君子  
之修凡戒慎恐懼之用正心誠意之功與夫居敬  
窮理之學修身寡過之方以求全夫太極之理者  
自不能已否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或謂圖之作  
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與人遂疑主  
靜懼入於釋老不知程子之意以爲後學有未涉



自不能已否則爲無忌憚之  
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與人遂疑主  
靜懼入於釋老不知程子之意以爲後學有未涉  
四書門庭者遽談太極馳心懸妙而不反求諸己  
故不輕以示人也按墓表序稱先生生于千四百  
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當時學者頗言濂  
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  
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  
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謂周  
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或  
曰中正卽禮智何不言禮智而言中正然中者禮  
之極正者智之體正禮之親切處也且仁義禮智



非中正則仁非其仁義非其義禮非其禮智非其智韓康伯以无訓極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卽无也柳氏曰無極之極則以太極為無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周子此言非以無極為太極但以太極本無極耳有謂太極乃指鸿蒙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而言有謂太極者中氣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為極邵子曰太極一也又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陸子謂通書言一言中卽是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後儒訾之謂太極為理則謂理生兩儀可乎不知以太極為渾淪之氣為中氣總不外乎氣也則是別有一氣故真王可處以之而



曰心爲太極陸子言通書言一言曰自是乃太極  
子曰太極者理也後儒訾之謂太極爲理則謂理  
生兩儀可乎不知以太極爲渾淪之氣爲中氣總  
不外乎氣也則是別有一氣放頓在何處以之而  
生兩儀此豈可乎蓋善讀書者須不以辭害意若  
如是而言必有一物焉爲太極乃生兩儀兩儀生  
矣乃生四象四象生矣乃生五行五行又次第生  
矣乃生人物豈成造化哉總之有理卽有氣生則  
俱生無先後無等待也通書篇內誠字卽太極也  
明太極爲實理而有體用之分也通書文雖高簡  
而體實淵愨且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  
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



賦物則人之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  
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  
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  
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  
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  
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  
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  
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二程子遺書義序

自有天也來二帝三王迄天理真人心台世教民



二程子遺書義序

自有天地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  
敦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著之爲書以示後世及  
世之衰方外之士厭斯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  
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  
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  
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  
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  
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  
者不可以莫之尚也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



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益甚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談爲美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輩競相慕效糟粕六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裴顏著崇有論以祛其弊不能救也陳頽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迄於晉亡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老莊浸淫至唐釋氏之教顯行士大夫復以才華聲氣相高奢多皮靡競尚流而至宋廉奚延生二程



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  
習俗所移迄於晉亡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老  
莊浸淫至唐釋氏之教顯行士大夫復以才華聲  
氣相高奢侈侈靡競尚流而至宋濂溪挺生二程  
親師之以誠正爲本以六經爲歸表章學庸之書  
痛排佛老之害托興朗吟充然有得夜深立雪望  
之凜然今觀其互相發明者心一也伊川言有主  
則虛謂閑邪卽是存誠也明道言有主則實謂主  
敬卽是涵養也學一也伊川以多聞言行爲貴欲  
人之蓄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戒人之玩物  
也伊川釋良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徇外此言  
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



忘此言學力之終也觀遺書之言仁也曰仁之道  
蓋以公論其與通書德愛曰仁之言不一也周傳  
之言復也曰動之端蓋以元論其與通書利正誠  
復之言不同也夫程子親傳濂溪之學者也今言  
仁言復其議論之抵牾如此豈人自爲說家自爲  
學哉曰仁難言也愛者仁之體公者仁之理曰愛  
曰公皆善狀仁也何疑焉復難言也元者以動言  
利貞者以靜言曰動曰靜亦皆善言復也何惑焉  
大抵體用雖異說而同其本動靜雖異論而同其  
理然則伊川何嘗不同於濂溪哉明道陳治道惟  
以格君心爲第一義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尊嚴師  
道明以養成君德爲首事朱子曰明道惡生寬大



大抵體用雖異說不同其本重青雖異說不同  
理然則伊川何嘗不同於濂溪哉明道陳治道惟  
以格君心爲第一義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尊嚴師  
道期以養成君德爲首事朱子曰明道道德性寬大  
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  
造德各異明道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伊川氣象泰山巖巖有確乎不拔之操如  
聖一也而清任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各  
異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力在戒欺求慊清談  
虛誕之說釋老楊墨之論何自而入哉伯子晚年  
欲著書而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過隨問隨答  
門人爭錄其所言儒者語錄之興自此始其後朱



子裁定遺書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



張子西銘義序

顧端文公曰可圖各書是造勿兩篇大文字八



張子西銘義序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  
九疇大學中庸首章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  
賢六篇大文字有起有結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  
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方提起種種色色  
俱備易簡而明白何其切實自天開地闢以來豪  
傑之生衆矣做弗能盡又何其廣大而精微然則  
西銘乃橫渠見得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推親親  
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意  
合之固見理一分殊分之亦見理一而分殊也西



銘體段宏濶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工夫詳察故嚴嚴於戲言戲動若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於言教動法晝爲宵得不舍於瞬息之存養語上則極乎無形語下則研乎形器語大則極於無際語小則入於無間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推之無不準也一番拈動光彩如新特近來談道家未嘗過而問之耳或曰禹惡旨酒一段所援引何以多不得於親操心危而慮患深之孽子字字欲泣此必有深意豈徒高談一段大

話空言一套仁體而妄意天地萬物爲吾一體欲爲天也立心爲主民立命如是夸大哉西名印丁



一段所援引何以多不待方親抄八句而屬思之孽子字字欲泣此必有深意豈徒高談一段大話空言一套仁體而妄意天地萬物爲吾一體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如是誇大哉西銘卽訂頑也悖德之徒害仁之賊濟惡之不才子非頑而何始也由於東銘所言戲言戲動其漸至於長傲遂非其究至於害仁悖德故惟踐形之聖人爲天地之肖子爲能有存心養性之實學由於有不愧屋漏之真功一言一動罔敢戲渝其事天也如不得於親之孽子操心危而慮患深然後見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吾之氣卽天地氣天地之塞吾其體也曰皆是也世固多小儒曲



學必信必果之流止知一身一家之重此外卽漠然度外如秦人視越人肥瘦不相關也故前賢教之以一體之義云耳或又曰申生恭而未免陷父於惡乃取而儕諸大舜之底豫不無偏駁不知橫渠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耳民吾同胞物吾與此西銘之純乎仁人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能事畢矣又或曰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不無或泛之不知橫渠非以愛果無差等特以示聖人之心一

視而同仁能稱物以平施耳然後知昔之至人纔



有次第乃合而歸言乃元氣之長也而無之  
不知橫渠非以愛果無差等特以示聖人之心一  
視而同仁能稱物以平施耳然後知昔之至人纔  
欲已立便欲立人纔欲已達便欲達人故大學言  
明德卽曰親民中庸言成己卽曰成物此之謂仁  
體此之謂天地同流古人隱居求志求此也行義  
達道達此也蓋安勉王霸之分也





朱子全書義序

蔡人而後聖人之道一復公氣天之所召身復公



朱子全書義序

秦火而後聖人之道一壞於嬴氏之刑名再壞於漢人之黃老大壞於梁陳隋唐寂滅之教而先王正學之遺幾無餘澤矣嗟乎天下豈可一日無聖道哉以其道達之朝廷之上施於典章措於政治則天下顯然享斯道之福以其道隱於師友之間形諸問荅見諸著述則天下陰被斯道之澤至上無宗主下無扶持而波蕩於異端之流曲學之說則生民何自而正其經哉自濂溪起而源流弘遠洛與關繼而脉絡分明紫陽出而諸儒之大成始



集故論語之言無所不包以爲其要在乎心之操  
存涵養七篇之旨無所不究以爲其要在於心之  
體驗擴充中庸其說雖多而其樞紐不出乎心之  
誠大學其論雖博而其終始不出乎心之敬乃取  
其錯簡淆亂者爲之支分節解而元氣貫通殘編  
斷簡者爲之正訛補闕而旨趣歸一於是有章句  
之作前乎伊洛一言之有據吾取之後乎伊洛一  
義之有考吾取之於是有集註之作夫旣合衆派  
而滙流參殊塗而同歸又以其說之所取者必明  
其所以取之之意說之所去者必辨其所以去之  
之由此或問之作又得以曲暢旁通而無遺也至



而滙流參殊塗而同歸又以其言之所取者必辨其所以去之  
其所以取之之意說之所去者必辨其所以去之  
之由此或問之作又得以曲暢旁通而無遺也至  
於在朝僅四十餘日而連篇累牘必本於誠意正  
心韓侂胄余嘉諸奸劾爲僞學而日群門弟子探  
索討論講學而不輟於六籍或自註或分註而不  
憚煩平生著述論撰至汗牛充棟而不厭多豈非  
有見於大源大本將以繼絕學傳正統豈但爲之  
訓詁註釋不語上而語下哉時陸象山則以爲六  
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與朱  
子往復辨論不合乃同會於鵝湖終不相合及姚  
江良知之學興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謂辨論



太詳未免日就支離之病後始大悟舊說之非痛  
悔極艾嗚呼此禪學者之偽作以欺世誣民而徒  
欲伸己之說也明甚夫聖人之道載於經者可知  
未嘗使人求於博文約禮之外而有所爲窈冥渺  
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言頓悟者則曰文不必  
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嗟嗟是  
果道耶以聖人之知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人亦  
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  
何哉又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之神明倏  
悟而後可嗟嗟是果道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

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捷獲者此西域之異



何哉又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之神而後  
悟而後可嗟嗟是果道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  
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捷獲者此西域之異  
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自斯道之不明  
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  
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  
故放言而驅之則人心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  
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  
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道在古帝者爲治平  
天下之具至孔孟以匹夫身荷斯文其遇愈厄其  
教愈中庸而治平天下之功愈大且久以故周程  
之學數傳至朱子而以四書六經之義亟啓群蒙



不靳以訓詁詮義理其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夫紫陽爲中人以上一流人物詎不能印語上一宗顧寧居中人以下而終不以彼易此者蓋其自見有甚真自信有甚篤故也聖賢心契形上而其用功必由戶而堂由堂而室學不可冥心而得功不可躡等而進也彼頓悟者亦何嘗不事書冊何嘗不聞見知解不事書冊不聞見知解又何從悟耶象山八字著脚陽明良知本於孟子不可謂禪其流弊必至於禪也予謂朱子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



剛良知本於孟子不可謂亦其流弊也  
予謂朱子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  
之功亦愈大且久



言言自序



邵子皇極經世義序

兼節之學心學也其清致川是極經世其宜子言



邵子皇極經世義序

康節之學心學也其精微則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則擊壤曰畫前有易又曰心爲太極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程子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而本於陳希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又深造而自得之去穆李遠甚語其成德昔難其人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人但見其言易數而不知其精易理遂以數學目之豈知康節者哉康節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



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  
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  
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  
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該  
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鄧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  
神自有生民以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惟箕子也  
夫堯夫也夫又曰堯夫其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心只在上面轉久之便想得一舉眼  
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二之半  
時已有漸趨於衰之象也衰到二之半時又有漸

趨於盛之象也理原如此數便在其中彼見得盈

虛有息之理用日收毫中之音以爲叩天不昌與



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夕又有四點凡物終二之生  
時已有漸趨於衰之象也衰到二之半時又有漸

趨於盛之象也理原如此數便在其中彼見得盈  
虛消息之理明白故能知之若以爲知未來事與  
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也遠矣觀物內篇康節所  
著之書也外篇門人記康節之言也內篇理深而  
畧數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或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  
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易坦明不若是之  
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  
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  
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聖人處乾自有處乾之道



處姑自有處姑之道處否泰自有處否泰之道不  
若是之推測縷縷也詎知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  
明流峙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  
沛觸處呈露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  
在則芸芸並驅日夜襍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  
焉康節於所歷者古今歷代之興替春夏秋冬夏之  
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暄山川草  
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灑落蓋左右  
逢源畧無毫髮疑滯倚著之意雖多猶少也殆所  
謂風流人豪歟予愛其有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

意曰無憂者其惟康節乎蓋康節真能樂其樂者



逢源畧無毫髮滯倚著之意雖多猶少也死尸  
謂風流人豪歟予愛其有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

意曰無憂者其惟康節乎蓋康節真能樂其樂者  
也希夷亦能樂者吾私心慕之而未能學也其詩  
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曰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故  
能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而不外  
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而不岐以  
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而不窮以元  
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而不易以皇帝  
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而不滯於漁樵  
問荅盡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而不疑秦  
漢以來一人而已其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人以楊



雄太懸目之奚啻霄壤哉至哉一動一靜者天地  
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天動也  
地靜也人處乎天地之間兼動靜而有之又至妙  
也人者天地之心心爲太極不必更言無極也畫  
前有易先天學也欲求大易之旨當求之先天心  
在天先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學於  
心外而觀休咎道外而求象數恐先天之圖皆陳  
迹經世之書爲考數非康節至妙至妙之論也吾  
故曰康節之學心學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一 止



古田原管八里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一 止

雲南文物委員會  
收購移交





故曰貴簡之學也  
非原質至妙之論也  
心外而觀休  
在天先此心  
前有功先  
也人古天地  
為太極子  
之問兼  
而有一  
也

















